

明清小说在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批判中建构起了肯定个体需求的生命立场。这一立场的内核是庄禅思想。在现代社会，虽然我们肯定个体生命价值，但仅仅以庄禅思想来建构现代人的生命立场，还是有很大局限性。

明清小说的

MINGQING XIAOSHUO DE
SHENGMIN LICHANG

生命立场

刘衍青◎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明清小说的 生命立场

MINGQING XIAOSHUO DE
SHENGMING LICHANG

刘衍青◎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静
责任校对:徐 凯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小说的生命立场 / 刘衍青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614-5119-9

I. ①明… II. ①刘… III. ①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4464 号

书名 明清小说的生命立场

著 者	刘衍青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119-9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8.25
字 数	224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序

冯文楼

刘衍青女士原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我既是她本科阶段的任课教师，也是她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她的大著《明清小说的生命立场》即将付梓之际，嘱我作序，于情于理，我都无法推辞，于是欣然答应，权作介绍而已。

衍青上大学期间，就以刻苦好学著称。在众多学科中，尤喜爱元明清文学，故与我接触较多，过往甚密。每作交谈，常感震惊，其思想之敏锐，领悟之快捷，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从我攻读硕士学位时，已任教于宁夏固原师专（后改名宁夏师范学院）中文系有年，并发表论文多篇，每篇皆有一定的真知灼见，虽笔法不免稚嫩，但学风却端正朴实，每捧读之余，感慨良多。我指导研究生，历来有一个做法，即入学之初，就要求研究生把知识结构的更新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有针对性地给他们开列部分中外理论著作，以提高其理论素养。在读书上，要求他们扩大范围，在众多学科中寻求理论资源，获得“支援意识”和分析框架，而不要只局限于专业领域。衍青能充分利用读研的机会，如饥似渴地接受新知，阅读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并一一做了详细的摘录。当初她在确定硕士论文题目时，曾告诉我，她想就《红楼梦》做一些探讨。一般而言，我不大支持硕士研究生碰这个题目，因为往往吃力不讨好，容易流为低层次的重复研究，但看了她所提交的开题报告后，我的顾虑打消了。她从《红楼梦》的内隐层面入手，力求寻找构成红楼之“梦”的文化架构。这一进路，无疑具有“内爆”的意义，价值很大，难度不小。但她知难而上，历时一年，数

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一篇理论色彩颇浓、质量很高的硕士论文——《红楼梦内在架构的剖释》，赢得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以优秀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还值得一提的是，衍青一贯生活简单，欲求无多，为人淳朴，秉性善良，几乎无读书之外的任何其他爱好，把所有金钱全花在了买书上。毕业离校时，身无余物，行囊满是书籍。回校后，她仍然时刻关注着学科的前沿性进展，与我的联系一直不断，每有新作发表，都是第一时间告知我。前两年，她又赴北师大做访问学者，收获甚丰，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

摆在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她多年研究的结晶。

怎样突破现有的研究格局，一直是衍青在明清小说研究中深入思考的问题之一。她敏锐地发现，在明清小说中，有一股涌动的潜流，即作者或多或少地思考着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作为知识分子或文人，如何才能处理好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家族、个人与自然、身体与灵魂、自我实现与人格独立、服务朝廷与精神独立之间的关系，既是他们面临的时代课题，又是他们试图解决的人生难题。在翻阅大量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经反复斟酌，衍青最后确定以“生命立场”为关键词和分析视角，对众多人们已熟知的经典小说，另辟蹊径，重作阐释，以彰显文本的内在结构和潜藏的个体诉求。这一概念尽管已有人在小说研究中使用过，但作如此通贯性解读和统观性观照的著作或论文，尚属少见。从这一角度看，该著作自有它的新意和价值，它起码打开了文学文本中一方少有关注、易被忽视的区域。即使从时代背景看，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个体意识觉醒的表征。尽管对该书提出的概念，可以见仁见智，甚至可能有更好或更妥当的提法，但“生命立场”一词毕竟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贴近了作家的创作心理，在作品的多元构成中，扩充了一个新的内涵，无疑值得首肯。

在衍青的理解中，“生命立场”和“生命视角”“生命意识”没有太大区别，故而在行文中，三者往往交替使用。随之而衍生出的还有“生命伦理”“生态伦理”“生命栖居”“生命价值”等一系列概念，并能结合不同的文本作出具体的阐释，区分出不同的指向而有

所侧重，留有余地。如在《水浒传》内涵的发掘中，她慧眼独具，能窥探到深含于字里行间的“生命伦理意识”，并以此为视点，对作者为鲁智深和燕青设置的两种理想的生命归宿作出分析，为《水浒传》的解读开辟了一条新的进路。又如她借用刘小枫先生《沉重的肉身》之书名为题，对《金瓶梅》的“身体书写”进行重新定位。这一借用巧妙而独到，深刻地揭示出《金瓶梅》关于人之身体认识的时代意义与局限性，并特别指出，作品一方面暴露了人之身体对食色的贪求，另一方面又将身体欲望的满足简单化，以致沦落为动物性，尚未揭示出身体与灵魂的复杂关系。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我在为学生授课时，曾将《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概括为一种“身体叙事”（详见拙著《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释》，另见周晓宇编《雪夜煮酒话金瓶——〈金瓶梅〉方家谭》所收之拙文）。衍青对此很感兴趣，下来多次与我交流，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金瓶梅》做了进一步的延伸解读，许多看法是我所未料到的。又如她以鲁迅先生“和易可亲，忘为异类”之评为题，运用生态美学与生态伦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蒲松龄的人文生态观念，并对《聊斋志异》中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的作品主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尤其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她的笔触竟深入到了那些具有生态美的作品对于作者与读者的心理疗救作用。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前沿性的课题，真难为她了。这也进一步说明，衍青对时代信息的捕捉能力很强，其高度的敏感性和自觉性，是保证她的研究具有前瞻性和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至于对《红楼梦》之内在架构的剖析，是她在硕士论文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该文始终抓住老子“反者道之动”的事物运行规则，运用文学文化学的相关理论，阐释了《红楼梦》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同时揭示了作者建构生命栖居地努力的失败。众所周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从文化的角度重新解读文学作品，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一大趋势，该文正是对此所做的有益尝试。

此外，为了扩大研究的范围，打通文体的区隔，该书还专辟一章，寻找小说与戏曲之间有关生命意识的共同点，并对古代戏曲传统的“大团圆”结局与“中和”审美倾向做了颇为中肯的分析。另

须提及的是，该书还将研究的时间跨度延续到了现代，试图找到明清小说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探求在新文学中的继承与发展，从文化谱系的角度，建立起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有机联系。这些探讨难能可贵，尤其是对颇有争议的电影《色戒》，从其与小说文本比较的角度，得出自己的看法。其学术勇气，值得嘉许；许多分析，深中肯綮。

在文本细读方面，该书有意识地选取了一些经典篇章或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通过多视角的诠释，力求揭示作品中所透露出的生命情怀。这些研究，加强了该论题的厚重感，论述精彩纷呈，方法得当有效。

以上对衍青著作的简单介绍，万中及一，难窥全豹，读者只要深入进去，自会有所领悟，获得启示。同时，我们也不难窥见，衍青善于衍义，长于分析，能充分运用生命伦理学、文化身体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文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知识和分析框架，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并且能够始终站在当代意识的高度，做到古今勾连、上下贯通，力求为古代资源的现代转换寻觅途径。在方法论上，自有可取之处；其多元化的思维方式，也值得肯定。

最后想说的一点是，在探讨明清小说的生命立场和生命意识时，我们还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给予集中观照。余英时先生十分赞同日本人沟口雄三的观点，即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一个新的变化，是对人的个体之“欲”和个体之“私”的肯定。他追根溯源道：“王阳明的心学以‘良知’为人人所具有，从某一意义上说，这是把‘天理’个人化，也就是‘私’化了。因此，如撇开王阳明立说的原意不论，专就其可能产生的歧义而言，则此个人化的‘良知’可以引申出一种重视个人生命的观念。……‘私’的价值特别受到李贽的宣扬恐怕也不是完全出于偶然的巧合。”他还特别指出，“对于‘私’的价值肯定并不限于任何一派，而是明清之际的一个共同趋向。”^①循此以观，明清小说中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也并非

^①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56～157页。另参见余氏著《士与中国文化》。

完全出于偶然，而是与时代思潮对“私”和“欲”的肯定有着直接的关联。就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而言，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刻本，业已是明代中后期的了。在各种版本的不断增饰、修订和翻刻中，毫无疑问地加进了晚明人的许多思想和意趣，故对于生命意识的关注，也自是文本中的应有之义。衍青在绪论和具体作品的论述中，对此已有所提及，但似仍有专门论述之必要，这样方能把思想史背景讲得更加清楚，亦可增加论述的理论穿透力和明晰性。

对于衍青取得的学术成就，我由衷的高兴。为衍青的大著作序，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兹不知所言，衍青以为然否？

是为序。

2010年8月

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目 录

绪 论	(1)
绝假存真与封妻荫子：《水浒传》的生命伦理意识	(16)
一、赤子之心的描摹	(17)
二、对男女情欲的压制	(21)
三、对生命尊严的漠视	(27)
四、精神信仰的缺失	(31)
沉重的肉身：《金瓶梅》的身体书写	(37)
一、身体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40)
二、身体书写的生命意蕴	(48)
三、饮食消费的文化内涵	(56)
四、服饰消费的文化审视	(67)
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聊斋志异》的生态学解读	(80)
一、蒲松龄的人文生态观	(81)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89)
三、生态表达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98)
反者，道之动：《红楼梦》内在架构的剖释	(107)
一、《红楼梦》主线结构的文化阐释	(109)
二、从叙事文法看《好了歌》的意蕴	(134)
三、《红楼梦》“有情”世界的建构与毁灭	(154)

明清小说生命情怀的文本细读·····	(174)
一、“二拍”性爱观的二元性·····	(174)
二、《黄英》的多声话语论析·····	(181)
三、《婴宁》的生态美学解读·····	(186)
四、《红楼梦》的生命情怀·····	(192)
明清小说的生命意识与古典戏剧·····	(202)
一、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底蕴·····	(203)
二、中国古典戏剧与中和文化·····	(208)
三、元杂剧的人生悲幻感·····	(213)
明清小说的生命意识与新文学·····	(221)
一、新文学对生命意识的传承与发扬·····	(222)
二、现代小说的生命意识探析·····	(229)
三、不同视角的人性剖析与情色探求·····	(237)
参考文献·····	(244)
后 记·····	(248)

绪 论

钱穆先生说：“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① 在阅读明清小说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关注小说中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的颠簸起伏，发现明清小说中潜伏着一股暗流，它们表面上通过大量的篇幅与情节演绎着家国利益至上的传统观念，潜层却用人物离经叛道的行为或违背世俗常理的思维方式追求着生命的舒展、自由与个性解放。二者并存于这些经典之中，前者强大而凸显，后者执著而耀眼。前者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代表，强调道德的历史本源，强调个体对集体的服从，强调秩序的维护；后者则站在“生命立场”的角度，强调集体对个体的尊重，强调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愉悦。已有学者运用“生命立场”一词分析、论述单部作品^②，本书尝试以“生命立场”这一概念为统领，以明清时期的经典之作《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为研究对象展开思考。在具体论述时，主要以《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为例，选择一个视角切入后进行阐释。每一部作品切入的视角并不完全一致，尝试运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均紧紧围绕小说所反映的个体生命价值，以及个体与集体、个体与国家、个体与自然的关系展开，对一些经典篇章及重要的文学现象进行了细读。

同时，注意到明清小说关注个体生命本真生存及自我价值实现

① 钱穆：《略论中国文学》，台北：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6页。

② 王冉冉：《红楼梦的生命立场》，载《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1期。

的观念既有绵长而富有哲思的文化源头，也与俗文学的另一支脉——古典戏剧关系密切，还与划时代的新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思索的触角伸得有点长，因为对于戏曲与新文学的研究都不是笔者的专长，因此，只是一些思索，觉得明清小说中的个体生命意识与元明清戏剧和新文学之间的关系不是断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这种研究思路并不想止步于学术的范畴，因为当代人依然困惑于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究竟何在，依然在寻求实现自我价值与守护精神家园的理想途径。通过对经典的细读，通过与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对话，即使不能找到答案，起码，我们会在前辈文人的责任担当与批判意识面前感受到自己的重担。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和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①元明清的小说家与戏剧家显然很难拥有“做顾问”的机会，他们用怀疑的眼光思考着以往正统价值体系所推崇的人生选择、伦理道德，重新思考与定位生命的价值，形成了不同于之前文人的思想价值标准与生命观念。这种尚显粗疏的思考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质疑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

《三国演义》从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和思维逻辑出发，认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但历史的发展恰恰相反，最终，暴政战胜了仁政，奸邪压倒了忠义。小说将这一历史悲剧归结为“天意”或“天数”，流露出对于理想幻灭、道德失落、价值颠倒所感到的困惑与迷惘。小说还浓墨重彩地渲染了诸葛亮出山前神仙般的闲适生活：刘备一顾茅庐未遇孔明，“遂上马，行数里，勒马回观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观之

^① 《论知识分子——萨义德访谈录》，见爱德华·W.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3页。

不已。”（第三十七回）这一段景物描写使隐士的自如潇洒与刘备的焦虑惆怅形成了鲜明对比。作品也借孔明的隐士朋友之口，写出了其对孔明出山为官的惋惜。司马徽得知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时，不无遗憾地说：“元直欲去，自便去了，何又惹他出来呕心血？”当刘备问：“先生何出此言？”他先将诸葛亮与姜子牙、张子房相提并论，然后出门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第三十七回）崔州平则明确地告诉刘备：“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第三十七回）这段话为小说儒家伦理价值取向与观照立场的失败做了牵强的解释，借智者之口，预示了历史的发展将背离儒家伦理主义价值观的走向。小说对儒家伦理思想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无力表现出失落与无奈的同时，开始思考个体生命的价值。作者适时地利用闲笔表现了疏离政治者生命之适意与自在。如刘备檀溪跃马后，惊魂未定，却见一牧童骑在牛背上，口吹短笛而来，刘备不禁叹曰：“吾不如也！”此时此刻一代枭雄在一个自由自在的小牧童面前黯然失色。

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像这样在积极建功立业的热潮中突然出现冷笔的例子还有多处，毛宗岗在《三国志读法》中做了很好的总结：“《三国》一书，有寒冰破热、凉风扫尘之妙。如关公五关斩将之时，忽有镇国寺内遇普净长老一段文字。昭烈跃马檀溪之时，忽有水境庄上遇司马先生一段文字。孙策虎踞江东之时，忽有遇于吉一段文字。曹操进爵魏王之时，忽有遇左慈一段文字。昭烈三顾茅庐之时，忽有遇崔州平席地闲谈一段文字。关公水淹七军之后，忽有玉泉山下点化一段文字。至于武侯征蛮而忽逢孟节，陆逊追蜀而忽逢黄承彦，张任临敌而忽问紫虚丈人，昭烈伐吴而忽问青城老叟，或僧、或道、或隐士、或高人，俱于极喧闹中求之，真足

令人燥思顿清，烦襟尽涤。”^①毛宗岗已经发现在《三国演义》中，不全是儒家倡导的家国利益至上，其中还包含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到底是按照儒家的伦理要求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有价值，还是超越世俗观念，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惬意、闲适更有意义？作者在矛盾中徘徊，对儒家伦理思想产生了质疑。从哲学角度看，这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世精神与道家、佛家“知其不可而求解脱”的出世精神在小说叙事结构中的体现。当然，这种思考固然深刻，但如同毛宗岗所说这些思想像柳丝花朵一样，只是小说叙事状人中的插曲，整部作品主要的基调依然是豪迈雄壮、山摇地撼的，向读者传达的是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家国观念。

小说也借曹操横槊赋诗的豪情、孔明舌战群儒的才情，让读者感受到生命力的张扬。尽管这类内容的描写在《三国演义》中还很有限，但作者已站在生命立场开始思考和关注生命真正的价值与意义。作者用这样的闲笔，提醒读者去思考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作者一方面极力赞赏为了家国利益、正统伦理观念牺牲小我的无私奉献精神，另一方面又情不由衷地眷恋那种闲适、自如、平静的田园生活。即使是出将入相、超凡入圣的诸葛亮，在火烧藤甲军后，从山上往下看：“只见蛮兵被烧得伸拳舒腿，大半被铁炮打得头脸粉碎，皆死于谷中，臭不可闻。”禁不住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第九十四回）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前，回顾自己叱咤风云的一生，不是得意与满足，竟是失落、感叹与无尽的忧虑。小说以沉重、悲凉的笔墨叙写了诸葛亮的去世。小说结尾的那首诗更是对儒家伦理观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失败做了无奈的总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正如毛宗岗所评：“此一篇古风，将全部事迹隐括其中，而末二语以一‘梦’字、一‘空’字结之，正与卷首词之意相

^①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见罗贯中《三国演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合，一部大书以词起，以诗收，绝妙章法。”^①

《水浒传》中揭示了儒家传统伦理信条“忠”与“义”的悖论，宋江的悲剧即是明证。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文化的悲剧。他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为了“义”而背逆了对皇帝的忠心，“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干了“于法度上饶不得的勾当”；又为了向皇帝表示忠心，一步步将江湖好汉的“义”纳入忠君的思想意识。他要弟兄们盟誓：“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决不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否则，“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他利用众兄弟对他的义气，征辽、征方腊，折损了大半兄弟的生命，直到这个“义”被消解得无影无踪。作者揭示了儒家伦理信条“忠”与“义”的矛盾。在这一批判过程中，作者塑造了一批生命力张扬的英雄形象，如鲁智深、燕青、武松、林冲等。在他们或睿智或悲剧的生命历程中，都渗透着对生命价值本身的思考与重视。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一方面突显他们对功名的反思。如第一百一十九回“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中借鲁智深、燕青之口，道出了对于功名利禄的深刻反省。当宋江等劝鲁智深进京封官时，他回答道：“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当宋江劝他：“吾师既不肯还俗，便到京城去住持一个名山大刹，为一僧首，也光显宗风，亦报答父母。”鲁智深听了，摇首叫道：“都不要，要多也无用，只得个囹圄尸首，便是强了。”正如袁无涯所评：“绝顶透醒语，是真说法。”^② 燕青在征方腊之后，劝说主人卢俊义隐姓埋名归隐江湖，但在卢俊义看来这样走了是寻个没结果：“自从梁山泊归顺宋朝以来，北破辽兵，南征方腊。勤劳不易，边塞苦楚，弟兄损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燕青笑道：

^①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见罗贯中《三国演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7页。

^②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名家汇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806页。

“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结果，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耳。”作者感叹道：“若燕青，可谓进退存亡之机矣。”在小说最后的悲惨结局到来之前，作者已经通过鲁智深、武松、燕青、李俊、童威、童猛、费保等人看淡功名利禄，选择平淡的生活，消解了前面百十回的英雄忠义与建功立业，正如袁无涯所评：“一部书说至此，使人热肠愤气一时俱消，并英雄忠义等字都应扫却。”^①作者安排淡泊名利者要么圆寂坐化，要么高寿善终，要么另霸海滨自取其乐，要么隐姓埋名以终天年；而进京受封的二十七人，则鲜有善终。通过这一对比，作者似乎提醒读者反思、质疑儒家伦理信条的悖谬。小说结局在浓郁的悲剧气氛中进一步引发人们思考生命的价值与生存的意义。

另一方面，《水浒传》极力抒写了英雄豪杰们生命力的舒张与自如。这在鲁智深、武松的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如鲁智深的“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的“我从来只打天下硬汉不明道理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的确是豪气干云，令人激奋。小说中一些英雄人物如鲁智深、阮小七、李逵等“率性而行、不拘小节”，均葆有“绝假存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晚明的批评家李贽等称赞他们“一片天真烂漫”、“使人对之，齷齪消尽”，称他们为“活佛”、“上上人物”。他们与王伦等人所代表的虚伪做作、心胸狭窄的假道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说明在《水浒传》中已经涌动着不拘礼法、不计名利、张扬天性、反对伪饰的个性思潮，质疑儒家所倡导的伦理思想。一些与报仇雪恨无关的情节，像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冈打虎等，同样由于人物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饱满的快感。

《聊斋志异》虽然具有浓厚的儒家传统思想，如对于科举的执著、对于功名的肯定、对于“妻尊妾卑”等传统观念的维护等，但

^①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名家汇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809页。

作者却用精彩的笔墨肯定了人之本真存在的诗意与自由。一则，作者站在生命立场的角度，对人内心的和谐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刻画了一批天真烂漫、纯真自然、不谙世事的青春少年形象，如婴宁、花姑子、小谢、霍桓等。二则，作者对一些“痴绝”者给予由衷的肯定。在别人看来痴傻、愚笨的行为，蒲松龄却加以肯定，看到了他们秉性中的本真、诚挚与执著，如孙子楚、王成、邢云飞、朗玉柱等。作者称赞道：“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以是知慧黠而过，乃是真痴。”（《阿宝》）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用志怪的笔调对于动植物的生命进行了赞美与维护，认为它们与人一样享有平等的生命权，甚至具有人难以企及的高尚品质。它们知情知义，懂得感恩，也会记仇、报复；它们有不为人所了解的生存规则。作者为我们描画了人与自然在和谐与矛盾中共存的动人图景。

二、《西游记》、《金瓶梅》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嘲弄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

《西游记》在内在架构上运用王阳明的心学，前七回通过孙悟空的出世与大闹天宫，主观上是想谴责“放心”之害，客观上则是赞颂了自由和个性，尤其当孙悟空说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时，那种希望凭借个人能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正是晚明解放思潮、人生价值观念转向的生动反映，充分张扬了个体生命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通过对玉皇大帝这一形象的塑造，反映出儒家伦理思想既根深蒂固又违背个体生命发展的荒谬性。但同时作者也认为躁动的“心猿”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因此从第八回开始，设计了八十一难以使“心猿归正”。值得注意的是取经过程中，作者安排孙悟空伏妖降魔的目的在于“修心”，但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依然桀骜不驯的性格、秉持正义降妖除魔的大智大勇，客观上却起到了赞颂自由、公正和个性的作用，充分肯定了生命立场的合理性。

同时，作者在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描写中，也暗暗地流露